

九·二一紀念



九·二一紀念



青年出版社印行



紀念「一二·九」

編者：青年出版社編審部

出版者：青年出版社

總管理處：北京東四南大街一八〇號

營業處：北京 上海 西安 重慶 廣州

瀋陽 漢口 太原 濟南 福州

無錫 杭州 蘭州 南昌

印刷者：建新印刷廠

北京市東直門大街一二八號



1951年12月初版 1——30,000 (京)

定價人民幣 1,600元

目 錄

和廣大的工農兵相結合……………劉少奇(一)

——一九四四年在延安青年紀念「一二·九」運動大會上的講話摘要

和青年同志們講一點革命家常……………彭真(四)

——一九四九年在首都青年紀念「一二·九」運動大會上的講話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

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

關於紀念「一二·九」運動十六週年的通知……………(二)

「一二·九」運動宣傳提綱……………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宣傳部(三)

記「一二·九」……………子方(一八)

記「一二·九」教育了我……………劉志蘭(五)

和廣大的工農兵相結合

劉少奇

——一九四四年在延安青年紀念「一二九」運動大會上的講話摘要

自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敗後，中國歷史上就出現了一個黑暗反動的時期，這個時期經過九年之後，除開在鄉村中的武裝革命運動外，在城市中又開始了帶有全國性的革命運動的高漲，那就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運動所直接引起的全國抗日救國運動。這些運動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進行的。

「一二九」是中國學生革命運動的來潮，由此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中國抗日救國運動才達到新的高潮，並一直繼續到現在。雖然在目前由於國民黨反動政策的重新施行，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羣衆運動會再度消沉，但這僅是部分的現象。所以，從中國革命運動的形勢來講，「一二九」運動是劃分中國反動時期與革命時期的一個標誌。從此，中國反動勢力逐漸後退，而新的革命運動則開始逐漸高漲。儘管這個運動還存在一些缺點，但它和當時人民武裝革命運動一道，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劃分革命開始重新前

進階段的標誌。我們現在所做的仍是實現「一二九」運動的基本口號：「一致對外」、「中國完全獨立」。我們堅信這些口號與要求，將要達到勝利。

「一二九」運動的歷史經驗和它所走的道路是我們應該學習的。由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到一九三七年的「七七」，這中間有十九個月，在當時反動統治的城市中保持這個新起的革命運動不被反動勢力鎮壓下去，是有一些困難的。但它是保持下去了。這首先便是由於執行了一種謹慎的正確政策的結果。保持「一二九」運動所發動起來的學生羣衆的革命熱情和聚積起來的革命力量，一直到一九三七年的「七七」，因為有新的全國抗戰的局面，才取得了廣泛開展的條件。城市中的革命學生才能和廣大工農羣衆相結合，和工農的武裝——八路軍、新四軍相結合。因此，就使參加「一二九」運動的多數青年，現在大部分已成為敵後戰場上的軍事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地方行政負責人以及經濟工作、文化工作的指導者了。他們在今天保衛祖國的戰爭中，站在各方面很重要的崗位上，爲他們在「一二九」的願望而進行着很有效的鬥爭。相信他們在不久的將來會以勝利者和主人的資格，回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驕傲地叫着「中華民族獨立萬歲」的口號，這是他們在「一二九」時曾經叫着的口號。由此可見，單純的學生革命運動是不能獲得勝利的，而且也不可能在反動統治之下長期堅持。革命的青年學生必須

與廣大的工農兵相結合，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

「一二九」運動中的革命學生所走過的這種道路，是一個模範。「一二九」時代的革命青年學生（特別是北平學生），已經指出了一條道路——到鄉村去，到革命的武裝部隊中去，和人民特別是和農民結合起來，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建立革命根據地和進行抗日戰爭。這是一切革命青年學生在民族危機中爭取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

和青年同志們講一點革命家常

彭真

——一九四九年在首都青年紀念「一二九」運動大會上的講話

同志們：今天紀念「一二九」，我想和青年同志們講一點革命家常。

「一二九」運動距現在已經十四年了，那時的情況和今天相比，大不一樣。現在我們喜歡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但在那時，全中國除了紅色區域一小塊地方外，絕大部分的天是黑暗的。黑暗到先生教不下書，學生念不下書的地步。那時先進的工人學生教員們天天在討論救亡問題。在爭論華北是名存實亡呢？還是名實俱亡？現在我們唱的國歌，充分代表當時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們的心情。那時，國民黨反動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訂了賣國條約，國民黨的軍隊和國民黨黨部從冀察等省撤走，宋哲元認為「蔣介石可以賣國，我為什麼不可以賣」，在和蔣介石作賣國競賽。漢奸在橫行，「國家將亡」的景象，在籠罩着華北。但是當時中國歷史上的兩件重大事情，阻止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投降活動，這就是中國紅軍由江西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北上抗日和「一二九」學生運

動所引起的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國民黨投降派和宋哲元都感到全中國人民是不許他們賣國的。宋哲元發覺他的軍隊二十九軍，被學生們所喊的「擁護二十九軍抗日」的口號所感動與喚醒，也不許他賣國。當時宋哲元想利用二十九軍鎮壓學生的救亡運動，便挑撥軍隊和學生的關係，對二十九軍說學生罵他們是漢奸，但是「擁護二十九軍抗日」這個口號，受到了二十九軍的士兵和中下級軍官熱烈響應，他才不得不轉變念頭。中國紅軍北上與「一二九」運動，為七七抗日戰爭在政治上與思想上做了很大的準備工作，特別是紅軍的北上，更為抗日戰爭在軍事上奠定了可靠的基礎。這是值得中國人民紀念的，在中國歷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至現在，十四年來，世界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帝國主義中三個最兇狠的德意日法西斯被打倒了，剩下的三個帝國主義國家，外強中乾了，有的已疲憊不堪，成了癩子了。中國有一些先生們患着害怕帝國主義的病，見了帝國主義就害怕，樣子像小癩三。十四年前他們害的是恐日病，今天仍害着恐美病。但我們學生不這樣，工農兵不這樣。我們有戰勝一切帝國主義和國內敵人的決心和信心，在以前當我們喊打倒帝國主義的時候，有的人譏笑我們幼稚。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還不是打倒了，德意帝國主義還不是打倒了，那些「老練」的人那裏去了？美帝國主義也是紙老虎，對於

神經衰弱的人是可以發威風的。我們人民可不怕它；相反，它怕我們。你們看：解放軍打到那裏，帝國主義就從那裏跑開。解放軍快打到北京，北京的美國兵跑了；快打到天津，天津的美國兵跑了；打到上海，有人說它不會跑，結果還是跑了；打到青島，有人說：「青島是美國基地，它決不會放棄。」但是它還是逃之夭夭了。同志們，帝國主義是隻狼，看到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他只好丟下肉，抱頭鼠竄而去。美帝國主義用它的行動告訴了中國人民，說它自己是紙老虎，偏偏中國有一批先生們，提起美帝國主義就發抖，認為可別惹美國呀，別太靠近蘇聯呀！如果把帝國主義惹翻了臉，可不得了呀！這一批人如果不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就是神經不健全的人。十四年中得出一個經驗：凡是進步的人民的力量，不管當時怎樣小，最後一定會勝利；而反動的反人民的力量，不管如何大，最後一定要滅亡。十四年來，世界上最凶的帝國主義德意日法西斯被打倒了，中國由弱轉強，打敗了蔣介石，趕走了美帝國主義，站立起來了。而世界上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今天已無比強大。人民一定要勝利，帝國主義一定要滅亡，十四年的歷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這不是一種革命家常麼？有頭腦的人誰都可以看清楚。

那麼，這個勝利從那兒來的呢？毛主席老早就教導我們，勝利的取得有三個關鍵：第一，就是共產黨的領導，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中國人民是不能有今天的勝利的，

而中國共產黨與馬列主義、與列寧斯大林所領導的蘇聯布爾什維克黨的榜樣，又是分開的。中國沒有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沒有以蘇聯共產黨爲首的各國共產黨領導全世界人民在三十二年中打倒了四個帝國主義——帝俄、德國、意大利和日本，更是不能取得這種勝利的。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還一定能得到更大的勝利。第二，就是人民的武裝。沒有人民的武裝，沒有強大的人民解放軍，就消滅不了敵人，有了蘇聯紅軍，在一九一七年才打倒了帝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才打垮了德意日，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才打垮了蔣介石。人民有了武裝，才能戰勝敵人。第三，是統一戰綫。中國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在國內建立了廣泛的統一戰綫。在這個統一戰綫中有些是長期的朋友，是人民內部的統一戰綫；還有些則是暫時的互相利用的同盟者。例如在抗日戰爭中的美帝國主義者，當時，我們爲了打倒日本，就會和他合作。我們早就知道美帝國主義不可靠，日本打我們，它還賣飛機汽油給日本，可是由於當時日本對待美帝國主義也並不客氣，它佔領了中國一塊領土之後，就獨吞這盤「菜」，不讓美帝國主義染指，這樣美帝國主義與日本就有了矛盾，我們就利用它們的矛盾，和美帝國主義講臨時的統一戰綫，孤立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終於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可是美帝國主義又想來吃中國這盤「菜」，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向美帝國主義說：中國不是

「榮」！並且要趕走美帝國主義這隻狼，結果我們把狼趕走了。

國際間的事情也是一樣。革命力量可以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打倒革命的敵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意日不僅要進攻蘇聯，而且要進攻美英法，蘇聯便和美英法聯合，打敗了德意日。

統一戰綫是「一二九」的最大特點。那時毛主席指示我們總的口號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聯合一切愛國分子，共同救亡。

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的武裝和統一戰綫，是中國革命的三個法寶，這三條經驗在毛主席著的「共產黨人發刊詞」裏就明白地概括地指示給我們了，希望大家去讀一讀。這三個重要的經驗用來說明十四年來世界形勢的變化也是適用的，正確的。

現在，再講一講知識分子怎樣把自己鍛鍊成爲好的人民的幹部。在我們的幹部中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工農出身的幹部，一部分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五四」、「五卅」、「九一八」、「一二九」、「一二一」、「五二〇」以及以後的學生運動，都產生了大批革命的知識分子幹部。這是中國人民的寶貴財產。但不是每一個知識分子都能成爲人民的幹部的。「一二九」的學生們好比一大把種籽，有的是生根結果了，也有一些人開了花沒有結果，墮落了或者不知飄流到那裏去了。今天紀念「一二九」、我們可以告

訴大家一條很寶貴的經驗：知識分子凡是和工農兵結合的都有成就。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祇有和生產的階級結合，才有遠大前途，好像種籽在土壤裏生了根，有了基礎，就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反之，凡是不和工農兵結合的就沒有前途，像氫氣球，在空中飄盪，最後不知下落，與草木同朽。

可是，和工農兵結合也太容易。首先要有自覺的決心，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自己工農化了，才能靠近他們，談話才能談到一起。有的學生原來想像無產階級是很理想的，美麗的，一到了工廠，廠裏空氣很壞，工人文化又低，身上又髒，也有個別工人有不好的習慣，因此就瞧不起工人，認為工人不如知識分子好。有的知識分子懷着滿腔熱忱下鄉做土地改革工作，但一進入貧農家裏，一切東西都是又髒又破，受不了，光想要與工農結合，開始就過不了這一關。這一關過不去，與工農結合是不會有成就的。

其次，知識分子要用馬列主義來武裝自己的頭腦。有人認為自己是學物理的，用不上馬列主義。有些學校，一天六小時課，作業就要花七小時，不讓學生學習馬列主義。其中有一些人是無知，迷信舊武器，不相信新武器，相信關雲長的青龍偃月刀，相信義和團的大刀和矛子槍，却不相信現代的槍砲——即是馬列主義的思想武器。還沾沾自喜，美的不得了。同志們，歷來多少反對馬列主義的人，如唯心論者，機械唯物論

者，不可知論者都失敗了，有些人偏偏不記取歷史的教訓，必須自己摔倒了才相信。我們青年就不如此，我們要掌握人類最進步的思想武器——馬列主義。無論研究什麼，總不外生產鬥爭知識和階級鬥爭知識。兩者都離不開馬列主義。有人說毛主席也是知識分子，所以革命是知識分子領導的，這個說法前一半對，後一半不對。說毛主席是知識分子，是對的，但不是凡是知識分子就能領導革命，國民黨反動派裏，有很多人是知識分子，爲什麼不能領導革命？毛主席是和工農結合的知識分子，是用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知識分子，是無產階級先鋒的知識分子，並不是任何其他階級的知識分子。我們要學習毛主席，首先要學習他的無產階級化，他的學說，就是中國化的馬列主義。

同志們，今天紀念「一二九」，我們青年學生同志們要密切地與工農兵結合，認真地學習馬列主義，認真地學習毛主席，作毛主席的好學生。這幾句話，就算做在「一二九」十四週年紀念日獻給大家的禮物罷。

（丁望記）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
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

關於紀念「一二·九」運動十六週年的通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二·九」運動的十六週年就要到了，全國青年，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學生和學校裏的青年團員，應該熱烈地紀念這一光輝的節日。

十六年前的「一二·九」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掀起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高潮，成為偉大的抗日戰爭的序幕，並且發動和教育了廣大青年參加抗日的武裝鬥爭，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創造與建設工作，指出了中國革命的學生和工農兵結合的正確道路。今天我們紀念這個節日，就是要繼承「一二·九」運動的愛國主義傳統，發揚「一二·九」時代青年學生和工農兵結合的精神，遵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決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積極參加思想改造運動；為抗美援朝、增產節約，為保衛與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而奮鬥。

各地青年團團委和學生聯合會、學生會的組織，應在十二月九日前後，以集會和其他適當的形式，向廣大青年和學生進行紀念「一二·九」運動意義的宣傳，並可邀請曾參加「一二·九」運動和「一二·九」運動以後的革命學生運動的知識分子，講述他們自己和工農兵結合的經過與自己思想改造的過程。各地學聯、各校學生會和學校中青年團的組織，並要注意以貫徹全國學生第十五屆代表大會決議的精神，來紀念「一二·九」運動，進一步加強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自我教育。

「一二·九」運動宣傳提綱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宣傳部

什麼是「一二·九」運動？

「一二·九」運動，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北京爆發的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它直接地引起了全中國人民抗日救國運動的高漲。這個運動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

在「一二·九」運動的前夕，除了少數農村革命根據地而外，全中國是處在一個黑暗反動的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在侵佔了中國的東北四省（當時的遼寧、吉林、黑龍江和熱河）以後，又進一步侵略華北，企圖逐步滅亡中國。國民黨反動政府對於日寇採取不抵抗的妥協賣國政策；對內則加緊法西斯恐怖統治，並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繼續向中國人民革命的根據地進攻，堅持內戰。這樣一來，華北的局勢非常危急，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深重，每個愛國人民都感到不能不起來抗日救國了。

對於日寇的侵略，中國共產黨一向是主張武裝抵抗的。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國